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

——论语言与语言学的重要性

伍铁平 编著

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

——论语言与语言学的重要性

伍铁平 编著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7 号

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
——论语言与语言学的重要性
伍铁平 编著

*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83)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雄县电脑服务部排版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4.875 印张 120 千字

1994 年 2 月第 1 版 199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5619-0302-2/H·221 定价: 4.50 元

前 言

乔姆斯基在其名著《语言和心理》增订本（1972年）中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过去的岁月中，语言学、哲学和心理学都曾艰难地力图各走各的路，并都各以其绝不依靠其他学科当作引以为荣的事情。但是“在过去的十年中，有种种迹象表明，这种对学科的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分割局面也许行将结束”（见该书英文版第1页）。的确，我们只要回想一下语言学史中对各种生物主义、物理主义、个人心理主义、社会心理主义的批评（这些批评有正确的一面），就可以明了，过去的某些学科往往只强调分门别类、互不侵犯、划地为牢；但是，现在随着学科的交叉和互相影响，仅仅在语言学领域就先后诞生了人类学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数理语言学（包括统计语言学、代数语言学等）、病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计算机语言学、发展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认知语言学^①、模糊语言学、生态语言学^②等。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信息，因此语言在当今社会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相应地，语言学的地位也日益提高。外国许多学者公正地把语言学称作一门领先的科学（pilot science）。我在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1980，武汉）上做了题为《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的报告后，不少语言学工作者反映，这对他们在当地开展语言学工作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学术报告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和陕西省语言学学会编的《语言研究与教学》第2辑（1980年）收了上述报告。在这以后我又写了四篇有关这方面的论文。现将这五篇论文（对每篇我都做了许多补充和修改）作为本书的上篇^③；将国外两篇同名的论文、萨丕尔的经典性论文《作为一门科学的语言学的

地位》和列维-斯特罗斯论语言学的地位作为本书的下篇出版，以便使更多的人了解语言学在当代社会中的关键性作用，理解语言学同各门学科的关系，促使更多的人学好语言，学习语言学，以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的同志们为出版此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特此深表感谢。

伍铁平

1993年9月于北京师范大学

① 认知语言学 (cognitive linguistics) 近年来获得了显著的进展。柏林和纽约的 Mouton de Gruyter 出版社 1990 年创办了专门的杂志《认知语言学》。在这门学科处于领先地位的是雷可夫 (George Lakoff) 和朗埃克尔 (Robert Langacker)。前者所著《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和后者所著《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均于 1987 年出版) 是这门学科的两块里程碑。

② Adam Makkai 所著《Ecolinguistics: Toward a New Paradigm for the Science of Language》(伦敦, 1992 年出版) 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③ 由于这些论文写作于不同时期, 各篇的内容难免有某些重复的地方。我的年龄和时间都不允许我进行彻底修改, 敬请读者原谅。

目 录

前 言

上 篇

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	(1)
一、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先驱作用	(1)
二、结构主义及其思潮在文化界的传播	(3)
三、转换生成语法和它对有关学科的推动作用	(7)
四、简述语言哲学、模糊理论、认知科学等同语言和 语言学的关系	(14)
再论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	(22)
三论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	(29)
论语言和语言学的重要性	(48)
一、简短的历史回顾	(48)
二、语言和语言学对各门学科的巨大影响	(55)
三、当代中外学者对语言学的重视	(70)
语言、语言学和现代科学技术革命	(78)
一、语言学和人机对话	(78)
二、语言的发展趋势和科学技术革命	(80)
三、外语教学和科学的发展	(83)
四、语言学随同其他科学的发展而发展	(85)

下 篇

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	〔美〕葛林伯格 (93)
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科学	〔罗〕马尔库斯 (107)
作为一门科学的语言学的地位	〔美〕萨丕尔 (129)
列维-斯特罗斯论语言学的领先地位	(137)
后 记	(149)

上 篇

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

一、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先驱作用

1973 年任美国语言学会会长的葛林伯格 (J. H. Greenberg, 1915—) 发表过一篇文章:《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Linguistics as a pilot science)^①。苏联语言学家布达戈夫 (P. A. Будагов, 1910—) 也说:“在国外的研究著作中, 语言学常被称为‘当代领先的社会科学’ (ведущая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наука)^②。当代瑞士著名认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家和发生认识论专家皮亚热 (J. Piaget, 1896—1980) 也曾指出, 当代语言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带头学科 (见乔姆斯基《语言与心理》中译本序第 10 页, 1989 年)。综观国外科学的历史, 我们的确可以看到语言科学在人类生活中的巨大作用, “语言学在不同时期都是其他科学的楷模。这一点对于其他社会科学而言是始终如此, 对于自然科学则不尽然” (第 45 页)。法

* 本文原载《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学术报告集》(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本文发表前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第二任所长吕叔湘教授提出宝贵意见, 特此致谢。收入本书时我做了补充和个别修改。

国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莫里斯·格罗斯 (Maurice Gross) 1979 年在美国《语言》杂志第 4 期上也指出：“历来有一种传统：把语言学看作是这样一种活动，它能导致发现新的认识论，发现富有启发意义的革命的纲领”（见该刊 882 页）。

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诞生于 19 世纪上半叶。“语言学” (Sprachwissenschaft) 这个词也是那时产生的。由于欧洲的科学语言学有悠久的语文学传统，在传统的古典教育系统中，位于“七艺”首位的两门学科是语法学和修辞学，列为第三位的逻辑学（语法学、修辞学和逻辑学被称为“三艺”）跟语言和语言学的关系也很密切，因此，语言学一诞生，便跃居人文科学的前列。语言学家不必像达尔文 (1807—1882) 那样，要周游世界才能接触到大量物种，发现物种的相近和渊源关系。语言学家，特别是在语言众多的欧洲，无须走出远门，便能接触到很多语言（至少在书面上）。威廉·琼斯爵士 (William Jones, 1746—1794) 只到了印度，1787 年就指出了梵文和拉丁、希腊语是同一树干上的分枝。后继的欧洲学者接着指出了印欧诸语言之间的近似，推测这些语言源于一个共同的原始印欧语。这种语言演变思想的提出比达尔文 1859 年提出的物种演变的进化论思想早半个多世纪。尽管这两种演变有着本质的差别，但也有其相通的地方。因此著名的语言学家麦克斯·缪勒 (Max Müller, 1823—1900) 说：“在语言问题上，我是达尔文以前的达尔文主义者” (49—50 页)。这说明当时的语言学在这方面的领先地位。现代西方最著名的一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勒尔 (1874—1945) 回顾当时的情况说：“在整部科学史中也许没有一章比语言学这门新科学的出现更令人神往。这门科学的重要性完全可以跟 17 世纪伽利略改变了我们关于物质世界的整个观念的新科学媲美”^③。

施列格尔 (F. von Schlegel, 1772—1829) 最先指出梵文跟拉丁、希腊、波斯、日耳曼语词根和语法结构相近并首创“比较

语法”这个术语。他说过：“比较语法可以给我们一个关于语言谱系的崭新的知识，正如比较解剖学曾给自然历史以光明一样。”^④由于语言学是比较早地采用比较方法的一门学科，所以对其他社会科学有很大的影响。这些科学纷纷“有意识地模仿语言学”，形成了“比较神话学、比较法学等多门科学”（第45页）。巴黎大学教授维尔曼受比较语言学等学科的启示，1929年首先提出了“比较文学”。根据比较语言学关于原始语言（protolanguage）所作的构拟，宗教学家和历史学家还提出了关于原始日耳曼宗教和整个原始印欧文化的各种推测^⑤。民俗学中的所谓芬兰学派研究民间故事的各种地方变体的分布情况，据此构拟出最原始的民间故事的原型（prototype），明显地受了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论的影响^⑥。比较语言学对研究民族学（如古代民族的迁徙）、考古学、人类学、哲学、经济学都有过影响。19世纪的德国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源地，索绪尔和布龙菲尔德都曾到当时的青年语法学派的中心莱比锡求学。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运用历史比较方法研究经济学中表达某些基本概念的词的起源，获得了成功。（参看拙文《〈资本论〉和语言学》，刊《语言漫话》，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所著《德意志意识形态》（第508页）中谈到比较语言学、比较解剖学和比较植物学。他们指出：“这些科学正是由于比较和确定了被比较对象之间的差别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这些科学中，比较具有普遍意义”。

二、结构主义及其思潮在文化界的传播

到20世纪，语言学的领先地位就更加明显了。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的出版标志着结构主义时代的开始，尽管他在这部著作中只用过一次“结构”（structure）这个词，他处处说的是“系统”（système）。粗略地说，1930—1960年是结构

主义的鼎盛时期。结构主义是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母体中诞生的。结构主义的奠基人都精通历史比较语言学。例如，索绪尔 22 岁时发表的第一部著作《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就是历史比较语言学方面的重要著作。布龙菲尔德 1914 年从莱比锡回到美国不久写的第一本著作《语言研究导论》被认为是青年语法学派保罗的名著《语言史原理》的美国版序论，布龙菲尔德被认为是青年语法学派的最后一位学者。结构主义者深刻地揭示了青年语法学派孤立地分析和构拟单个音和单个语法形式的原子主义 (atomism)，转而重视整个语言结构，很快地超过了自己的“老师”，不仅在西方语言学界占统治地位，而且由语言学界影响到西方整个学术界。特鲁别茨柯依 (H. C. Трубецкой, 1890 — 1938) 说过：“我们生活的时代的特征是在一切科学中都有用结构主义取代原子主义，用普遍主义取代个人主义的趋势。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科学中都可以看到这一趋势”^⑦。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列维-斯特罗斯 (Lévi-Strauss, 1908 —) 把雅可布逊 (Roman Jakobson, 1896 — 1982) 和特鲁别茨柯依的音位分析方法广泛运用于人类学研究，并把他的人类学称之为结构主义人类学。他仿照语言学中的音素 (phonème)，提出了神话素 (mythème)，并以此作为分析神话的基本单位。他认为艺术、宗教等社会现象的“内在本质跟语言是相同的”。他还认为：“如语言一样……一个社会的烹饪法经过分析，也可以分为各组成要素……即味素 (gustemes) (见他所著《结构人类学》第 86 页)。1952 年在纽约举行的人类学的一次大型国际讨论会上，列维-斯特罗斯把语言学中结构主义的兴起对人类科学的意义比作牛顿力学在物理学中所引起的革命 (第 53 页)。后来他又说：“结构主义在社会科学中所起的革新作用一如原子物理学之在自然科学中所起的作用”^⑧。

法国著名的结构语言学家杜布瓦 (J. Dubois)，尽管现在已是乔

姆斯基理论在法国的积极支持者，直到1969年还说：“正是在语言学领域中，结构主义提供了最完善的方法，它所取得的成就使它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它使语言学达到了科学的水平，并为其他人文科学提供了一种方法明晰而又严密的语言学理论，一种揭示和论证问题的方法。它还为语言史开辟了新的前景”^⑩。

值得注意的是从乔姆斯基(N. Chomsky, 1928—)登上语言学舞台，批评结构主义只注意语言的表层结构和形式特征，提出转换生成语法以后，在语言学界结构主义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但是在其他某些学科，结构主义却仍在继续发生作用。这充分显示了语言科学的先驱者的地位。例如，除开特鲁别茨柯依上面所列举的各门学科和列维-斯特罗斯所从事的结构人类学和社会学外，在哲学、心理学、生物学、逻辑学、文学(包括诗学)^⑪、音乐、晶体学、美学、历史学、民俗学^⑫，甚至建筑学、医学，特别是精神病学^⑬、数学^⑭、教育学中都有结构主义思潮^⑮。J. 居梅季里还把结构方法用于宗教史的研究^⑯。梅茨则是用结构主义分析电影及其语言的著名代表^⑰。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将语言学方法，包括音位和音素的分析方法运用于舞蹈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见她所作《宏观舞蹈研究中的语言学方法》，刊《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

西方哲学是受结构主义影响较深的学科。法国著名的结构主义哲学家塞伏(L. Sef)甚至认为，60年代中期法国广大知识分子把结构主义看作是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的自由的形式^⑱。法国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福柯(M. Foucault, 1926—)、精神分析学家拉康(J. Lacan, 1901—)都是著名的结构主义者。拉康试图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学派的话语(discourse)理论重新解释弗洛伊德学说。拉康认为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的结构与语言的结构相似。(见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第179, 184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在法国轰动一时的福柯的名

著《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 巴黎, 1966)被瑞士心理学家皮亚热称赞为“充满了意想不到的光辉思想”,是“没有结构的结构主义”^⑧。法国的哲学家德里达被称为法国当代结构主义的领袖,他认为语言学是所有其他人文科学的基础。^⑨存在主义在法国思想界曾一度占据优势,结构主义兴起后,取代了存在主义的优势地位。

关于外国文学中结构主义的普遍影响,袁可嘉教授作了如下的概述:“60年代以来,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在西方文学批评界相当活跃,并已产生显著的国际影响。结构主义作为文艺思潮,几乎影响到文学艺术的所有领域,从理论到创作,从小说、戏剧、诗歌到电影。这个思潮从60年代中期开始,以法国为中心,迅速扩大到英、美、西德、意大利、丹麦,并对苏联及东欧国家产生了影响”^⑩。这种理论的特点之一是仅注重文学作品的语言分析;不注意,甚至反对对其内容进行分析。(见上引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第155页前后)。

比利时的文艺学家N.艾维拉特-德斯梅特1981年著《短篇小说的符号学》,详细介绍了法国结构主义者V.J.格雷马斯如何用结构主义方法,特别是组合方法和聚合方法分析短篇小说。

以上事实说明在语言学界已失去优势的结构主义,在西方的某些国家(特别是法国)的某些学科中正方兴未艾。

本文目的不是评述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只重视关系,忽略甚至否定实体;它的哲学基础是逻辑实证主义;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心理学基础是机械唯物的行为主义;有些结构主义者往往只注重共时描写,不注重,甚至排斥历时分析。这些是学者们经常指出的结构主义的缺点。但是这并不妨碍它在语言分析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正是这些成就,再加上其他种种因素,使得它的影响遍及西方各门学科。

三、转换生成语法和它对有关学科的推动作用

乔姆斯基 1957 年发表的《句法结构》和后来发表的一系列著作被一些语言学家认为带来了语言学中的革命性的变化。这些著作掀起了西方语言学中的转换生成热潮，再次使语言学在西方人文科学界处于领先的地位。乔姆斯基的《笛卡儿语言学》(1966)虽然正文只有 73 面，但被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为 60 年代美国十大科学著作之一^①。葛林伯格说：“过去十年，在乔姆斯基的领导下，研究语言学的一种新的方法，即生成语法的方法，在美国、甚至在世界的语言学界都跃升至统帅的地位”（第 56 页）。由于乔姆斯基的理论在哲学上反对美国哲学界在此以前占主导地位的逻辑实证主义，在心理学上反对美国心理学界在此以前占主导地位的行为主义（在哲学上跟逻辑实证主义有密切联系），因此，他的学说不仅在语言学界，而且在哲学界、逻辑学界、心理学界等领域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乔姆斯基反对行为主义者把语言看作是一系列刺激和反应，反对布龙菲尔德“把语言看作是一种训练和习惯”以及把语言的新形式看作是“根据他所听到的类似形式类推的结果”。在乔姆斯基看来，语言绝不是单纯重复别人说过的话，而是一种创新，因为人能不断适应变化着的新环境和新场合说出新的话语^②。他反对结构主义的单纯描写和分类，他把这看作是纯静态观点和经验主义。他认为结构主义只分析言语运用（performance），即“语言在具体场合中的实际运用”^③，不注意语言能力（competence），即“说话人和听话人关于自己语言的知识”^④。乔姆斯基把生成语法看作是生成带有一定结构特征的句子机制，是“对说话人和听话人缄默的（tacit）语言能力的描写，这种能力是他们发出言语和感受（理解）言语的实际言语运用的基础”^⑤。乔姆斯基反对把儿童学话的过程看作是反复试验，即尝试和错误（trial and error）

的过程，而认为儿童尽管听到的句子十分有限，说出来的句子却大部分不是听到的句子的复述，而是他们从未听到过的新的句子，可见他们具有某种天生的语言机制。“学习主要是把细节充实到天生的结构中去”^{②6}。儿童掌握语言究竟是靠天生的能力还是后天培养的结果（即所谓 nature [本性] 与 nurture [培养] 的对立），这种争论其实古已有之，在哲学上属于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争。乔姆斯基的理论重新引起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激烈争论。例如，比蒂（G. M. Beattie）在《关于〈语言的反思〉^{②7}的反思》一文（刊荷兰《语言学》杂志 1979 年第 17 卷第 9、10 期合刊）中列举了生理学上的许多论据，全面反驳了乔姆斯基的语言天赋说。他指出，乔氏想以生理学中的先验论去证明他的语言先验论，是不恰当的，因为早期的经验能极大地改变视觉皮层，只有不足 1% 的最初的视觉皮层是在儿童张开眼以前形成的。

此外，17 世纪的唯理语法强调语言的共性，把语言看作是统一逻辑的表现形式。青年语法学派相反，强调语言的个性。美国语言学家，按照裘斯的说法，从博阿斯（F. Boas, 1858—1942）以来也总是强调，“语言相互之间的区别是没有限度和不可预测的”^{②8}。在这一点上，乔姆斯基又跟美国传统大相径庭。他继承唯理语法和洪堡特（W. von Humboldt, 1767—1835）的传统，强调世界语言的共性，强调世界语言拥有共同的底层结构。他说：语言学家“试图在普遍语法的基础上揭示人类智慧的某些共同特性。在这种情况下语言学不过是研究思维这些方面的心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②9}。

这种跟美国传统大不相同的新颖的观点，引起了人们对究竟什么是语言和语法、儿童学习语言究竟经历什么道路、人是否有天生的语言机制等一系列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带动了西方的哲学、逻辑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各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因为乔姆斯基把语言学看作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的组成部分，因此，

欧美心理学家围绕着乔姆斯基所提出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许多试验。

“心理语言学”这一术语最先是奥斯古德 (C. E. Osgood, 1916—) 和西比奥克 (T. A. Sebeok, 1920—) 1954 年在其所编《心理语言学》中提出来的。心理语言学是运用心理学和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 研究人掌握语言和运用语言的思维过程的一门科学。但是自从乔姆斯基理论诞生以后, 在美国, 有些心理语言学的著作, 事实上成了乔姆斯基理论的心理学“注释”。这些心理语言学家或用心理试验论证直接成分模式和转换模式的正确性^⑩, 或者反驳乔姆斯基的理论^⑪。例如萨克斯用心理实验证明, 语言的深层意义在记忆中保存的时间较长, 而语言的表层形式在记忆中保存的时间较短^⑫。乔姆斯基和美国心理学家米勒根据这类试验得出结论, 认为人的两种类型的记忆: 短暂记忆和长期记忆, 前者记忆表层结构, 后者记忆深层结构^⑬。苏联的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弗鲁姆金娜 (Р. М. Фрумкина, 1931—) 在《苏联科学院通报·语言文学分册》1978 年第 4 期第 330 页上引用 W. Weimer 和 D. Palermo 所著《认知和符号过程》(1974 年出版) 的话说: “最近十年心理语言学研究的特点是……从语言学家那儿移植了基本的概念……这是因为语言学是一门比较成熟 (mature) 的科学。实际上, 心理语言学是从语言学派生出来的”。弗鲁姆金娜接着指出, “现在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和心理语言学家正聚集在一起, 以便找到共同的语言”。她还指出: “从描写状况转变为描写过程是当代科学著作的总的特征”。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 当代心理学受语言学的影响是很深的。

语言学历来同哲学、心理学、逻辑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青年语法学派 (又叫个人心理学派)、社会学派 (又叫社会心理学派)、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布龙菲尔德等许多语言学家都受过心理学很大的影响。索绪尔也曾将符号学 (语言学是其分枝) 看作社会心理学, 因而也是普通心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还说: “符号学的确切的地位将由心理学家去决定”^⑭。乔姆斯基将语

言学看作心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将语言学家称作“理论心理学家”（theoretical psychologist）（见上引《语言的反思》第37页），可说是这一传统的继续。不同的是过去主要是语言学受心理学的影响，现在却反过来，主要是语言学理论影响和带动心理学。国外大学心理学系中，语言学是必修课程，就是这一状况的反映。^⑤美国语言学家惠特尼（W.D. Whitney, 1827—1894）曾为争取语言学不依附于心理学和物理学进行过不懈的斗争（见苏联《语言学问题》1982年第5期别内依[B. В. Бельй]所作《惠特尼和美国描写主义的形成》，第51页）。这同现在的科学力图交叉，形成鲜明的对比。

当然，各门学科都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本文侧重谈语言学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很少涉及其他学科对语言学的作用。其实，这种作用也是很大的。例如，以逻辑学为例，梅耶就说过：“中世纪曾试图在逻辑的基础上建立语法，直到18世纪，普遍语法只不过是逻辑学的延长”^⑥。乔姆斯基本人就不仅是语言学家，而且是哲学家和逻辑学家^⑦。他的理论中的形式化的方法，“受逻辑和数学的人工语言的结构和研究，特别是递归函数理论的影响很深”^⑧。乔姆斯基自己也说，他的“生成”（generate）这一术语来源于逻辑学，特别是波斯特的组合逻辑^⑨。索绪尔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年）绪论第二章也谈到语言学同毗邻科学，包括心理学的关系。

转换生成语法的哲学基础是笛卡儿的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乔姆斯基关于人有天生的语言机制的观点来源于笛卡儿的天赋观念。乔姆斯基把语法归结为产生句子的机制，实际上是用心理学取代了语言学。此外，从描写语言学的排除意义（哈里斯是这方面的激进者）到生成语义学的特别看重意义，从乔姆斯基1957年的排除意义到1965年的“标准理论”中又重视意义，美国语言学界仿佛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显然跟语言归根结底是表达思想内容的这一特点有关，因而任何排除意义的作法既然跟